

Chinese A: literature – Standard level – Paper 1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Niveau moyen – Épreuve 1
Chino A: literatura – Nivel medio – Prueba 1

Friday 8 May 2015 (afternoon)
Vendredi 8 mai 2015 (après-midi)
Viernes 8 de mayo de 2015 (tarde)

1 hour 30 minutes / 1 heure 30 minutes / 1 hora 30 minutos

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Write a guided literary analysis on one passage only. In your answer you must address both of the guiding questions provided.
-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20 marks]**.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Rédigez une analyse littéraire dirigée d'un seul des passages. Les deux questions d'orientation fournies doivent être traitées dans votre réponse.
-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examen est de **[20 points]**.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Escriba un análisis literario guiado sobre un solo pasaje. Debe abordar las dos preguntas de orientación en su respuesta.
-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20 puntos]**.

Chinese A: literature – Simplified version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Version simplifiée

Chino A: literatura – Versión simplificada

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针对提供的两道启发题加以分析：

1.

木匠房

小时候，喜欢在父亲的木匠案子上躺着、趴着闻木头味、鳔胶油漆味。喜欢木头，喜欢各式各样的木匠工具。和父亲一样喜欢。吉普车一样的小刨子，不知疲倦地在光洁起来的木条上来回奔跑，它又像一只方方的小船，把木头里的水纹在身后抛起片片浪花，而刨子家族里最小的铁刨模样如张开细翅的工蜂，它在吻遍了全村的锄柄锹柄镐柄之后就跟整片田野以及上面的谷物有了亲戚。还有那些凿子和木钻，以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的手法将木料打出小井。齧着一排白牙，一年四季都能把木头啃出细雪的锯子单手斜吊在墙角（不知它的胳膊酸不酸），但角落的黑却叫它的齿锋更冷更亮。墨斗——外号叫“巫婆”的黑蜘蛛又沿着父亲也斜的眸光吐出一条黑线——如果是最边缘的那条，它两侧木头的命运将天壤之别。

5 广义上的木匠房有时在院里的树阴下有时在窗前半敞的棚子里有时在各家各户刚封了顶的新房中……“拉大锯——扯大锯”，在一根斜架起来的圆木底下仰起头，弓腰站在上面的父亲是那样高大的，汗津津的头顶上光光的日头又给他罩了一层神性和雄性的光芒。把或新或旧的木头层层打开，惊讶地发现它们的记性那样好。大地淌进天空的每一涓细流，拂过头顶的每一阵风每一朵云都那么认真地保存在心里，一根把心胸层层摊开的木头，会让人不由产生些愧疚：像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忽略过它、误解过它、冤枉过它。

10 满地的刨花让生硬的木头变得柔软，慢慢散发出淡淡的甜味。空气变得黏稠起来，木屑在空中飘游，在一束斜光边缘杳然消失。我总也想不明白，一棵树是让哪些魔术师变成桌子椅子的？而父亲只是我能看见的那个。满屋的家具，家家户户的门窗，大路小路上的木车，大井小井上的轱辘，它们睡在木头里的时候谁挨着谁？是否想到了自己的今世与来生？

15 立柜、箱子、桌凳们在堂屋立起来的时候，家里仿佛又多了人口。父亲总是用食指弹它两下——得意地弹两下。母亲静静地打扫散落的木屑、锯末和刨花——尘埃落定了方好刷色、上漆。父亲蹲在墙角嚯嚯磨着刨刀，耷拉在嘴角的旱烟也跟着一颤一颤的。他时而直腰用拇指肚刮一刮又继续埋下头去。他背着脸一再瓮声瓮气地嘱咐我们：浅——浅——浅！仿佛刷子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木头中的涟漪涌现——而不是盖住它们。罩上漆的木纹像半透明的果冻，里面的河流与云朵将长时间保鲜。

20 母亲把剩下的木条木块捆好，码放得规规矩矩。年长日久她竟也认识了那么多种木头：坚韧似铁，房中挑脊车中当辘的洋槐；身轻品重，开门请风推窗邀月的红松。还有幽香弥久的樟、洁若处子的杨、细腻敦厚的柳……包括它们的脾气秉性。后来父亲想用什么木料，多大尺寸，都向她找……地上那些掺了土的锯末也让她筛干净装进了筐箩，它们还能在这个家的温饱尽最后一点力。

30 长大了常想当一块木头也挺好，浑身没有一点无用的和肮脏齷齪的东西，生命的尾声也红红火火。

李木马《散文》(2004)

- (a) 作者对“木”之材质形体的刻画以及对木匠活的描述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 (b) 作品中各种文学表现手法——尤其是拟人与象征——的运用有何特点，取得了何种效果？

2.

弯腰

赤足，躬背，弯腰
千年不变的姿势 向土地，向荒原
向水田中自己的影子
向长眠地下熟悉或陌生的先人

- 5 弯腰 这是面目模糊的祖父，粗手大脚的母亲，日益干瘦
的父亲
向地里刨食，刨幸福，刨欢乐，刨未来
汗滴无声，日焰无声，生命被蒸发无声
挥舞的锄镐与镰刀有声
- 10 布谷鸟有声，狂风有声，暴雨有声
庄稼的拔节与他的心跳有声

身后的村庄已经长高，但仍随处可见
正在弯腰，父亲一样的男人，母亲一样的
女人

- 15 一张弓
一弯弦月
一道弧线
定格在大地的胸脯
与历史的苍穹

唐德亮《作品》(2008)

- (a) 讨论“弯腰”这一“千年不变的姿势”的象征意义。
- (b) 为了揭示“弯腰”这一贯穿全诗的意象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诗歌运用了何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段？
-

Chinese A: literature – Traditional version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Version traditionnelle

Chino A: literatura – Versión tradicional

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針對提供的兩道啟發題加以分析：

1.

木匠房

小時候，喜歡在父親的木匠案子上躺著、趴著聞木頭味、鯔膠油漆味。喜歡木頭，喜歡各式各樣的木匠工具。和父親一樣喜歡。吉普車一樣的小刨子，不知疲倦地在光潔起來的木條上來回奔跑，它又像一隻方方的小船，把木頭裏的水紋在身後拋起片片浪花，而刨子家族裏最小的鐵刨模樣如張開細翅的工蜂，它在吻遍了全村的鋤柄鋤柄鎬柄

5 之後就跟整片田野以及上面的谷物有了親戚。還有那些鑿子和木鉗，以直截了當或拐彎抹角的手法將木料打出小井。齧著一排白牙，一年四季都能把木頭啃出細雪的鋸子單手斜吊在牆角（不知它的胳膊酸不酸），但角落的黑卻叫它的齒鋒更冷更亮。墨斗——外號叫「巫婆」的黑蜘蛛又沿著父親也斜的眸光吐出一條黑線——如果是最邊緣的那條，它兩側木頭的命運將天壤之別。

10 廣義上的木匠房有時在院裏的樹蔭下有時在窗前半敞的棚子裏有時在每家各戶剛封了頂的新房中……「拉大鋸——扯大鋸」，在一根斜架起來的圓木底下仰起頭，弓腰站在上面的父親是那樣高大的，汗津津的頭頂上光光的日頭又給他罩了一層神性和雄性的光芒。把或新或舊的木頭層層打開，驚訝地發現它們的記性那樣好。大地淌進天空的每一涓細流，拂過頭頂的每一陣風每一朵雲都那麼認真地保存在心裏，一根把心胸層層攤開的木頭，會讓人不由產生些愧疚：像是在不經意的時候忽略過它、誤解過它、冤枉過它。

20 滿地的刨花讓生硬的木頭變得柔軟，慢慢散發出淡淡的甜味。空氣變得黏稠起來，木屑在空中飄遊，在一束斜光邊緣杳然消失。我總也想不明白，一棵樹是讓哪些魔術師變成桌子椅子的？而父親祇是我能看見的那個。滿屋的家具，家家戶戶的門窗，大路小路上的木車，大井小井上的轆轤，它們睡在木頭裏的時候誰挨著誰？是否想到了自己的今世與來生？

25 立櫃、箱子、桌凳們在堂屋立起來的時候，家裏仿佛又多了人口。父親總是用食指彈它兩下——得意地彈兩下。母親靜靜地打掃散落的木屑、鋸末和刨花——塵埃落定了方好刷色、上漆。父親蹲在牆角霍霍磨著刨刀，耷拉在嘴角的旱煙也跟著一顫一顫的。他時而直腰用拇指肚刮一刮又繼續埋下頭去。他背著臉一再甕聲甕氣地囑咐我們：淺——淺——淺！仿佛刷子的目的是為了讓那些木頭中的漣漪湧現——而不是蓋住它們。罩上漆的木紋像半透明的果凍，裏面的河流與雲朵將長時間保鮮。

30 母親把剩下的木條木塊捆好，碼放得規規整整。年長日久她竟也認識了那麼多種木頭：堅韌似鐵，房中挑脊車中當轅的洋槐；身輕品重，開門請風推窗邀月的紅松。還有幽香彌久的樟、潔若處子的楊、細膩敦厚的柳……包括它們的脾氣稟性。後來父親想用甚麼木料，多大尺寸，都向她找……地上那些摻了土的鋸末也讓她篩乾淨裝進了筐籬，它們還能為這個家的溫飽盡最後一點力。

長大了常想當一塊木頭也挺好，渾身沒有一點無用的和骯臟齷齪的東西，生命的尾聲也紅紅火火。

李木馬《散文》(2004)

- (a) 作者對「木」之材質形體的刻畫以及對木匠活的描述是為了達到甚麼目的？
- (b) 作品中各種文學表現手法——尤其是擬人與象徵——的運用有何特點，取得了何種效果？

2.

彎腰

赤足，躬背，彎腰
千年不變的姿勢 向土地，向荒原
向水田中自己的影子
向長眠地下熟悉或陌生的先人

- 5 彎腰 這是面目模糊的祖父，粗手大腳的母親，日益乾瘦的父親
向地裏刨食，刨幸福，刨歡樂，刨未來
汗滴無聲，日焰無聲，生命被蒸發無聲
揮舞的鋤鎬與鐮刀有聲
- 10 布穀鳥有聲，狂風有聲，暴雨有聲
莊稼的拔節與他的心跳有聲

身後的村莊已經長高，但仍隨處可見
正在彎腰，父親一樣的男人，母親一樣的女人

- 15 一張弓
一彎弦月
一道弧線
定格在大地的胸脯
與歷史的蒼穹

唐德亮《作品》(2008)

- (a) 討論「彎腰」這一「千年不變的姿勢」的象徵意義。
- (b) 為了揭示「彎腰」這一貫穿全詩的意象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詩歌運用了何種表現手法和修辭手段？
-